

白

集卷第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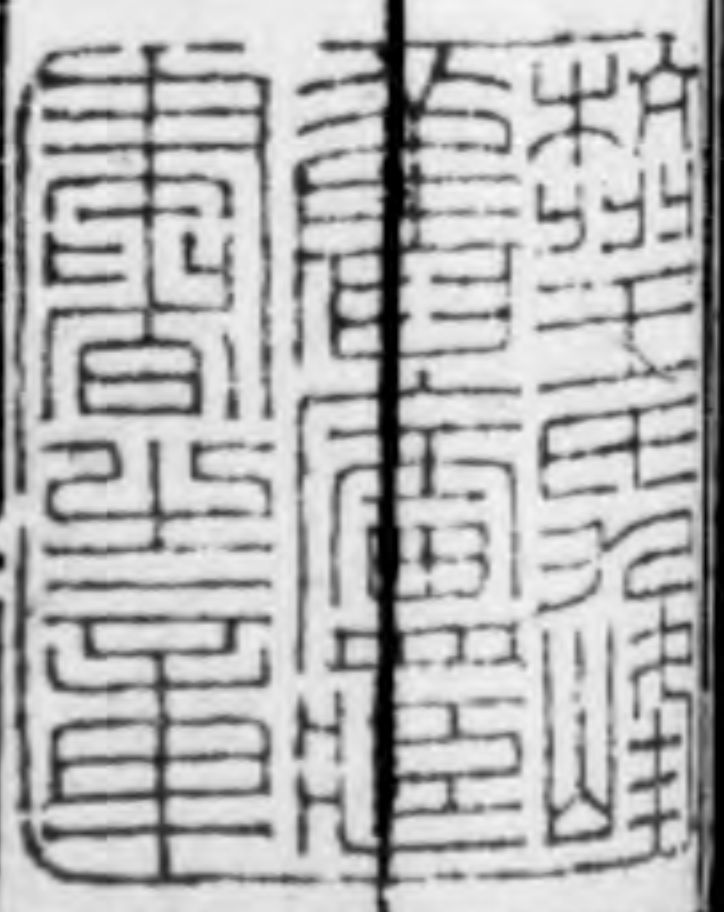
判

凡五道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為  
限約或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  
程惡夫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  
富之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抑  
淫義叶於隋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  
辭若守職以越思則為出位將盡忠於陳計難伏嘉  
言楚既失之鄭有辭矣

得甲為邠州刺史正月令人脩耒耜廉使責  
其失農候訴云土地寒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溫農則殊於早晚  
甲分憂率職從俗勉人天時有常農宜先定地氣不  
類寒則晚成雖愆採木之時未建把草之候正惟廉  
使何昧遺風縱稼器之已脩先成焉用苟土膏之不  
起欲速何為誠宜嘉乃辨方豈可詰其行古循諸周  
禮脩耒雖在於季冬訓此幽人于耜未垂於正月責  
則迂也訴之宜哉

得乙掌宿息井樹客至不誅相翔者御史糾  
之辭云罪在守塗之人

姦或不誅吏將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  
乙慎守無間庀徒有意嘉賓戾止誠宜慮以相翔暴  
客聿來固合擒而勿佚旣隳官禁是縱公行且戒事

之前不由嚴於聚攬慢官之後欲移過於守塗誠非  
率屬之方宜甘責帥之罰然以官雖聯事等列或殊  
罪不同科重輕宜別比夫所屬請以異論

得景為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未  
供

傳舍是崇使車攸處將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遊  
欲從公食豈無逆旅宜受饋於盤飧旣匪使臣何苟  
求於館穀信饗餐而是啓寧潛濫之可容同周官之  
廬入宜銜命非鄭氏之驛置豈延賓法旣自干咎將  
誰任然則不應入而妄入刑固難逃而已供與未供  
罪宜有別請從減降庶叶科條

得洛水暴漲決破中橋往來不通人訴其弊

河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脩橋縱苟施功  
水來還破請待水定人又有辭

大水爲災中橋其壞車徒未濟誠有阻於往來脩造  
從宜亦相時之可否顧茲浩浩阻彼憧憧人訢川梁  
不通壅而爲弊府慮水沴葦至毀必重勞苟後患之  
不圖則前功之盡棄將思濟衆固合俟時徵啓塞之  
文雖必葺於一日防懷襄之害未可應乎七星無取  
人辭請依府見

得景爲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  
人臣之節不伏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  
景受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  
在公訓旅昔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  
吾將安仰况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  
誠猶可苟流毒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旣昧三思不  
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徇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  
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償鄰言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  
劾訐稱曾受祭戟之賜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軍或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  
理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獄之柄  
受祭於漢儀旣有命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  
之能政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管畏予不敢  
今則分部而賜戟無我有違宜從魏絳之威勿議秦

彭之罪

得甲告老請立長爲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告老於朝立子爲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幼以倫無所苟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鴈行于弟克恭厥兄徒見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蓋從立長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扎終當棄室諒可致詰罔聽不能

得甲出妻妻訴云無失婦道乙云父母不悅則出何必有過

孝養父母有命必從禮事舅姑不悅則出乙親存焉

子年壯有妻兆啓和鳴授室之儀雖備德非柔淑宜家之道則乖若無爽於聽從曷見尤於譴怒信傷婉婉理合化離且聞莫慰母心則宜去矣何必有虧婦道然後棄之未息游詞請稽往事姜詩出婦蓋爲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大過明徵斯在薄訴何爲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喪雖寧戚禮宜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之歎情旣鍾於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爲苟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

之辭

得丁陷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辭云堯舜  
在上下有巢許遂免所司欲旌其節大理  
執不許

臣節貴忠國經懋賞宜遵善道難廢彝章丁陷在賊  
庭強其祿仕敦在三之義因時難而名聞守無二之  
忠經歲寒而節見逼夷齊以周粟引巢許於唐臣身  
以道存情非利動所當厚獎何乃深疑且人無不臣  
之心所謂順也邗有惟重之典其可廢乎從亂則必  
論辜守道豈無旌善野哉大理信乃執迷展矣所司  
誠為勸沮

得景為大夫有喪丁為士而特弔或責之不

伏

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  
景為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弔  
以行奚越尊卑之序既垂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  
徵位宜慎守俟非其事信于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  
展贈芻之意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  
之及考其書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  
不許未知可否

勞求俊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辭俾從十夜苟狂簡而  
無取宜確執而勿聽萃彼群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  
慮失寶於握珠有命則從許借光於秉燭及乎考覈

罕有菁英屬辭既謝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  
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場之中心勞逾拙曷如  
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以僕妾之  
食或謂之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  
而激之也

貴賤苟合曾是汎文窮達相致乃爲執友乙既登貴  
任爰有故人以爲念舊追歡知己之心未至行權勵  
節成人之美則多不登夫子之堂乃進僕人之食苟  
推誠而相激雖屈辱以何傷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  
子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君是勉後圖且符往  
行如或識纔半面契未同心雖發憤以達人必取怨

於謗已以斯致謂亦謂合宜

得景領縣府無蓄廩無儲郡詰其慢職景  
云王者富人藏於下故也

賦斂異名君臣殊政藏諸百姓在下者而則然虛我  
千倉於職司而不可景匱茲國用豐彼家財人不誅  
求誠爲寬政府無儲蓄寧匪慢官况今征稅有常公  
私兼濟苟能取之以道則下自樂輸何必藏之於人  
使上將乏用既爽奉公之節宜甘掠美之科罔縱縣  
辭請依郡詰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  
食我以禮故飽

飲食以陳庶無求飽齊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

喪故求主禮過加邁之膳誠可療飢對泣血之哀亦  
宜忘味既念吉蠲之饗是忘惻隱之心况春於其鄰  
相猶違禮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月  
昧宣尼之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為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慢官獲則因人  
其何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傲于姜里  
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為曾是慢常而致  
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踈網無漏失其  
所職豈可出匣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衆知防必脩水禁救人鮮死無縱川游乙行險不

思憑河無悔慕呂梁之術習於浮水違周官之令忌  
彼危身將不弔而是虞雖有故而宜禁忘子產喻政  
爾則狎而翫之引仲尼格言吾恐蹈而死者既殊利  
涉當戒善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懼

得景為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劾其  
無備辭云有警軍陣必成何必勞苦

將苟有謀勞而後逸師不用律臧亦為凶况未靖方  
隅尚勤征伐即戎推轂既崇四七之名臨敵屯營何  
乖什伍之列是使人慢孰謂戎昭薄威雖欲恤勞徹  
警恐為懈怠且有嚴有翼猶奪先人之心不備不虞  
寧救長蛇之尾必也權能制勝謀必出奇亦待臨事  
有成然後斯言可信監軍之劾舉未失中彼景之辭



可乃已

得丁乘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而吏詩罪  
之丁不許

鬻寬克仁所謂易事不知不愠是曰難能况乎醉起  
問嘔盈車上小人沉酒自貽誚於彼昏君子含弘  
乃忘有於斯怒宥過所宜無大知非庶使有慙未乖  
觀過之仁雅叶諦思之義且恕當及物察貴用情絕  
纓繼淫醉而猶捨吐茵及亂誤豈不容無從下吏之  
規庶前賢之美

得甲牛觝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在放牧處  
相觝請陪半價乙不伏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  
况日中出入郊外寢訛既品量以齊驅或風逸之  
及爾牛孔阜奮駢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踈駿足而致  
斃情非故縱理合誤論在阜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  
桃林而招損償則從輕將息訟端請徵律典當陪半  
價勿聽過求

得景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  
所從

承家不嗣禮許他離去室無歸義難棄背景將崇繼  
代是用娶妻百兩有行既啓飛鳳之兆三年無子遂  
操別鵠之音將去舅姑終鮮親族雖配無生育誠合  
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蘊固難効於牧  
子宜自哀於鄧攸無抑有辭請從不去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爲禮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宅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備欲祔九原顧家徒之屢空將鬻五畝愛雖深於送死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問固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於益侈盍伸破產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申云今見脩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任甲爰有

周親是稱工者方耻役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雖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群豈唯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同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如酬死繼之勲則厚賞延之寵追思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定爾功繼代勸能豈忘勤卹我後椒柳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衛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得景爲錄事叅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

聞或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於國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署外臺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隱且六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為漏網雖舉違犯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既非下訕難抑上聞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本罪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者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屬當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于身難求踈網之漏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

唯當專達之責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方定刑於丹筆

得甲為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違未經十日

王命急宣行無停畧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其科繩必先揆以時日甲懈位敗度慢令速尤蓄怠棄之心既虧臣節墜駿奔之命自犯國章然則審時勾稽考程定罪法直以役當期月所由以違未浹辰將計年以斷徒恐乖閱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公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訟

得乙盜買印用法直斷以偽造論訴云所由盜賣因買用之請減等

賄以公行印惟盜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無良  
同惡相濟所由既敗官爲墨予取予求彼乙乃竊器  
成姦不畏不入潛謀斯露竊弄難容猶執薄言將求  
末減用因於買比自作而雖殊情本於奸與僞造而  
何異以茲降等誠恐利淫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千數或謂僞言不能愈  
疾且恐爭鬪請禁塞之百姓云病者所資  
請從人欲

執禁之要在乎去邪爲政之先必也無訟恚彼泉水  
流于道周飲瓢之人孔多茂聞病間濫觴之源不足  
必起爭端訟所由生欲不可縱上善未能利物左道  
足以感人且稽以祥符徵之時事地不藏寶當今自

出醴泉天之愛人從古未聞聖水無聽虛誕之說請  
塞訛僞之源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巫  
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景不伏

鳴鶴處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  
退藏彼何強之維繫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  
舉爾所知將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  
旌之招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異其言遜獲  
免翻以行詐論辜况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潁川  
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丁爲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  
察使責其不順時脩橋以徼小惠丁云恤

津梁不脩何以爲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崇  
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徇鄭相之名  
濟人於大水志雖卹下道昧叶中與其熊軾涉川小  
惠未遍曷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旣闕於日脩  
揭厲徒哀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  
成庶辨二天無政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誚其父子不相隱甲云

### 大義滅親

法許原親慈通隱惡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  
齒人倫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莫愧於父頑攘竊成  
姦尚不爲其子隱道旣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  
情比樂羊可謂不慈傷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  
親是不及情所宜致誚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司所詰申  
稱群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  
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  
安得棄其翹楚誠其惡於稗敗諒難捨其茂異揀金  
於砂礫豈爲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  
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况乎識度冠時  
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  
足徵可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據省詰非宜

得乙充選人職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

試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偽而心拙必代斲而手傷  
乙情非容姦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識以不疑未  
見子心果代試而有悔既彰聞而貽戚乃連坐以論  
辜察情諒不同謀結罪誠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  
准格論人不易知職官所宜情恕削奪恐爲過當貶  
降庶叶決平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乙上乙以  
皇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斷

庠序辨儀則先長長朝廷列位必尚親親惟彼周行  
是名同位德非心競禮失肩隨甲以桑榆年高何以  
卑我乙以葛藟族貴奚獨後予各興爭長之辭遂昧  
常尊之位然禮經尚齒且王室貴親晉鄭同儕信  
卑之或等膝薛異姓諒先後之可知難遵少長之倫  
宜守親踈之序

得選用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騫恐  
難責實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時當側  
席任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騫  
而方取慮非歲貢之賢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  
善將期據實必在研精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  
吹噓無益自閉其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  
措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非訓

導之本不許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群在毀方而和衆况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以方柄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翮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勸學者所宜躓之

得甲居家被妻歐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云非夫告不伏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於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道不告未爽爲夫和招訟於鄰誠愧聲聞于外斷徒不伏未垂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縣見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許使執云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調選正名誠宜守序敷永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中閭彰于外廉使以道敦知己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在出身將棄予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材則循舊格刈翹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側席之求無惑刻舟之執况自家刑國移孝入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得景定婚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還財景訴之女家云無故三年不成

義敦好合禮重親迎苟定婚而不成雖改嫁而無罪  
景謀將著代禮及問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鳴之兆三  
年無故竟愆媿婉之期桃李恐失於當年榛栗遂移  
於他族既聞改適乃訴納徵揆情而嘉禮自虧在法  
而聘財不返女兮不爽未垂九十之儀夫也無良可  
謂二三其德去禮逾遠責人斯難

得丁為大夫與管庫士為友或非之云非交  
利也

見賢不稱且虧事上之節非義苟合則涉黷下之嫌  
丁貴乃立家友其管庫不思進善徒務降尊若接而  
或非自貽交利之責儻知而不舉則速蔽賢之尤既  
未覈於是非故欲紊乎貴賤况公叔薦士家臣尚見  
同升雖文子好能管庫不聞為友信垂慎守宜及或  
非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御史劾以  
無勅文辭云因循歲久且有利於軍

為國勸農田疇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瞻彼三農  
藝斯五稼且町疇是務豈是瞻軍雖轍迹不加未為  
曠土輦轂必資於平易康莊難縱以荒蕪務有畔之  
農秋成而利亦蓋寡侵如砥之道歲久而弊則滋多  
請論環衛之非式表鐵冠之効

得甲為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之辭云未  
授官已前納采

諸侯不下用戒淫風君子好求未垂婚義甲既榮為



郡且念宜家禮未及於結檣責已加於執憲求娶於本部之內雖處嫌疑定婚於授官之前未爲縱欲况禮先納采足明嫵婉之求聘則爲妻殊非強暴之政宜聽隼旰之訴難科漁色之辜

得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則宜抗禮乙班桀是踐威重可觀况衣錦還鄉已崇三品之秩雖剖符臨郡應無再拜之儀豈以州里版圖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且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旣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爲獸人冬不獻狼青之訴云秦地無狼鮮或不給旣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禽獸罔供當路可求曾不思於囊尾充庖爲用遂有關於充腸旣愆冬獻之期難償西鄰之責載詳地產重振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愆在面欺而無捨

得景負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物過本數縣司以數外賦論之不伏

人縱於貪動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則有賦丁放利欲羸景通債未償懷不忌而強取姑務豐財逞無馱之過求豈非贖貨情難容於強暴法必禁以奪攘以交易而求多尚宜准盜在倍稱而過數孰謂非賊若以律論當從縣斷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纂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析理

得丁爲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貴其僭辭云從死者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下慶加一命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如荼之痛吉從遠日方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八

碑志序記表讚論衡書凡十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讚序七十五摠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篤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

吾不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  
爲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  
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  
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萬里  
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  
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裘睹居敬所著文  
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丁諷讀憐惻久之恍然  
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  
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  
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  
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  
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  
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  
人父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  
故不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  
北齋東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  
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高祖諱至遠天官侍  
郎曾祖畬國子司業祖諱承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  
考諱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戶部尚書夫人諱娥  
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爲海州刺史一子  
曰鐵左衛騎曹參軍一女適隴西李遂遂爲壽州錄  
事參軍由此而上得於國史家諜云夫人爲相門女

邦君妻不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已撫下若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傍給五服親族之飢寒者又有餘散霑先代僕使之老病者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菲食服勤禮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真言棲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捐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曆三年三月一日疾終于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柩于某所先塋年五十有四夫人之從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敬恭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怠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潔已愛人自佐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直乎荷百祿號良二千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譔表誌其可闕乎銘曰

高邑之祥降於李氏相門之慶鍾于女子女子有行歸我裴君君亦良士宜賢夫人夫人雖歿風躅具存勒名泉戶作範閨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

二十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崗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繫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巖旣則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枝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脩定與慧相養蓄爲通粹揭爲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大中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爲儀言爲法心爲道場則安能伸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此耶同學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貴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旣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旣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爲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闡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轉華嚴

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千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顧我來世生華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成是功操自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待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爲記誠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况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况十二部經

常出於千人口乎况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叙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旣醉於

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寂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吳興靈鶴贊

事具黃錄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山不廻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天無微颺地無纖埃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既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錢塘湖石記

錢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湏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湏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勤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係田也自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

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  
田佳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  
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  
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晚或不足即更決  
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雖非澆田時若官河乾  
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  
立通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  
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  
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梁之利孰多斷可知矣  
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  
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  
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云井無水謬矣  
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與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

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  
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  
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  
利私田其石函南窺并諸小窺音窺闕非澆田時並須封  
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  
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  
預爲之防其窺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  
洩之又不可兼於石函南窺洩之防堤潰也大約水  
去石函  
口一尺爲限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  
過此須泄之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  
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  
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  
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祗命荷恩  
以感以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嗣膺曆數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  
勤卹黎元實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  
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  
幸免敗闕實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改官相今奉恩寄  
又分郡符獎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况當  
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爲大兵數不少稅  
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  
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旣奉成命  
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苦節唯詔條是守唯  
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涵  
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或希報政  
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答無任慙惶  
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其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  
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

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  
賜紫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賜紫道

士楊弘元

序

合集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  
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  
飽知此義伏計聖聽飫聞此談臣故略而不言唯序  
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  
十四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  
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  
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  
修已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  
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  
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  
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  
大衆中能師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稽  
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旣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林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爲四  
科何者爲六義其名與數請爲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  
要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  
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  
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  
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

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  
本教佛法中比方卽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卽如毛詩  
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  
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  
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  
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  
蜜者卽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羸提波羅蜜毗梨耶波  
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卽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  
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卽迦  
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  
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

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  
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何如  
更有所疑卽請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  
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於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  
於一時之事耳請爲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  
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  
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  
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

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  
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  
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  
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  
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  
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  
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  
闕耳因一時之闕為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又可無疑  
矣

問僧

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  
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  
如入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

言要旨

僧答  
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  
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脩何智  
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僧答  
不錄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廻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  
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  
足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迪皇情道門揚弘元

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秘為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  
易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冀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嘗聞此語未  
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略

道士答  
不錄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略則聞命矣敢  
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為此  
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為指陳

道士答  
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  
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  
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  
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  
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  
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  
敬者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  
謂臣下眾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

敬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卽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人有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卽禮也禮卽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敷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聰不敢自叙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母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暹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

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  
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  
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林  
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  
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  
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寔荒靈境寂寥  
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  
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  
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  
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  
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  
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  
千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  
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  
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  
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  
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  
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樂天又垂  
文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脩香山寺記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  
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僧暴露士君  
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爲庶

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  
每至茲寺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爲山  
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  
噫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  
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  
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  
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  
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廻施  
茲寺因請悲知僧清閒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  
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  
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  
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隤覆漏朽

墁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  
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爲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濕  
侈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  
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  
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  
然如釋憾刷耻之爲清閒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  
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  
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  
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  
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  
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  
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晏韋楚狀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

史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  
麥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  
事切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  
除替削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即為獨屈况晏累為  
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  
三年退居洛陽窮餓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  
清廉別堪優獎又建中初李正己與納連反汴河阻  
絕轉輸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為徐州刺史當  
叛亂之時洧以一郡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  
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斷兗渠之右臂遂使逆謀十  
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埭橋至今永為內地如洧之  
子實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  
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之有所激  
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歛跡市朝息機名利况  
家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卧雲練氣絕粒滋  
味不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  
齊箕穎節類顏原搢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為尹正合  
具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執  
維償蒙寘彼周行糜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鵷鷺

之羽儀足以厚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裨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士推能長吏之本職其李晏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諳知輒敢論薦有涉塵躅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

聽勅旨

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荅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

事具集解中

去年冬夢得田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為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勅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荅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驚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

首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八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九

碑序解祭文記

九十一首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因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若  
 有人與群動處一代間彼為彼我為我不自潔不自  
 污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沉消息無往而  
 不自得者非達人乎吾友吳君從事於斯矣君諱丹  
 字真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庶之孫  
 太子宮門郎贈工部尚書銓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  
 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  
 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  
 理少卿饒州刺史職歷義成軍節度推官浙西道節

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陝西使階至  
中大夫勳至上柱國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  
元年六月某日薨於饒州官次其年十月某日葬于  
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遺志也君生四五歲弄  
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  
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集儒玄之業  
明矣旣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累  
歲顛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旣壯在家爲長  
屬有三幼弟八稚姪嗷嗷慄慄不忍見其飢寒慨然  
有干祿意乃曰肥遁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名  
競不可以恬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安道  
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吾將知足而守  
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  
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左黃庭在右澹乎自  
處與天和始終履仕途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  
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未嘗一日  
戚戚其心至于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徒與信  
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旣爲同門生  
又爲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爲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  
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讚唐中大  
夫真存先生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  
代而同途其皆達者乎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  
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  
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  
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  
遵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  
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  
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  
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  
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  
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  
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

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  
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  
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  
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  
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  
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  
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  
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  
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邵守居  
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  
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

為墨剥膚為紙即壞即滅如筆盡水噫盡水不若文  
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  
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池上篇并序

鄱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  
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  
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  
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  
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  
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  
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  
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住西平橋開池

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大石湖白蓮折腰菱青板舫  
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  
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  
穎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學佳晦叔與琴韻  
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  
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  
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  
人所與滄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  
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  
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  
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疑  
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

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  
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  
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  
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  
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  
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我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  
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  
乎其間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  
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一

之解具微之前序中

今年予復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

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二  
卷末批云更揀好者寄來蓋示餘勇磨礪以須我耳  
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  
雖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微之轉戰迨茲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  
益辨耶抑又不知鼓衰氣竭自此為遷延之役耶進  
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  
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  
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  
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况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  
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

者姑爲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亦老矣真橐弓  
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晨興一章錄在別紙語盡  
於此亦不脩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序

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  
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  
欲罷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  
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  
至太和三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  
其餘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  
兒編錄勒成兩卷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  
兒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

多或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  
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  
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  
以予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  
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  
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  
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  
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  
之豈唯兩家子姪秘藏而已已酉歲三月五日樂天

解

祭中書韋相公文

維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己酉朔三十日戊寅中



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敬  
祭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韋公德載惟公忠  
貞大節輔弼嘉謨倚注深恩哀榮盛禮伏見冊贈制  
中已詳惟公世祿官業家行士風茂學清詞冲襟弘  
度伏見碑誌文中已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  
世教棲心空門外爲君子儒內脩菩薩行常接餘論  
許追高蹤元和中出守開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鑛  
偈相問徃復再三繇是法要心期始相會合長慶初  
俱爲中書舍人日尋詣普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  
各持十齋繇是香火因緣漸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  
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乘之外言不及他誓

趨菩提交相度脫去年臘月勝業宅中公云必結佛  
緣無如願力因自開經篋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十  
願品一通合掌焚香口讀手授云自持護始傳一人  
曾未經旬公即捐館追思覆視似不偶然今即日於  
道場齋心持念一願一力如公在前以至他生不敢  
廢墜若與公同科第聯官寮奉笑言蒙推獎窮通榮  
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今茲薦  
奠不設葷腥庶幾降臨鑒察精意噫浮生是幻真諦  
非空靈鷲山中旣同前會堯率天上豈無後期嗚呼  
韋君先後間耳伏惟尚饗

祭弟文

維太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

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  
三郎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爨酷如昨俯  
及歲暮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  
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  
歲前事後事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  
去年春授秘書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  
丁又加衰疾殆無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僂俛至今待  
終龜兒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二三年間必堪應  
舉阿羅日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窮獨而已茶  
郎叔母以下並在鄭滑職事依前靳靳卿娘盧八等  
同寄蘇州免至飢凍遙憐在符離庄上亦未取歸宅  
相得彭澤場官各知平善骨堯竹石香鈿等二人久

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收膳娘新婦看養  
下邳楊琳庄今年買了并造院堂已成往日亦曾商  
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  
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爲白郎中集嗚  
呼詞意書迹無不死然唯是魂神不知去處每開一  
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擬憑崔二十四舍  
人譔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前年以來合  
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饗奠復嘗來  
無不論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相見全稀豈幽冥  
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不然何一去  
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暗筋力日衰黃壤之  
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無下邳北

村爾坐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奠筵將徹幃帳欲收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異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李司徒文

維太和四年歲次戊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內重表弟朝請大夫守少府監上柱國李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興元節度贈司徒李公惟公之生樹名制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亂冤憤痛酷天下所知雖千萬其言終不能盡故茲奠次但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獎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雖徇公愚則受賜或中或外或合或離契濶綢繆三十餘載至於豆觴之會軒蓋之遊多奉光塵最承歡惠眷遇既深於常等痛憤實倍於衆情永訣奈何長慟而已翱情兼中外分辱眷知綿以歲時積成交舊敢申薄奠庶鑒微衷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微之文

維太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

慶天鍾粹和生爲國禎出爲人瑞行業志略攻術文  
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暮猷故風聲  
但樹於蕃方功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遇也  
在公豈有所不足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  
如何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  
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號呼抑鬱之不暇又安可勝  
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  
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爲喻死生契濶者三十載歌詩  
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復叙至於爵祿患難  
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感非一布在文翰  
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洛醉別愁淚投  
我二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  
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識君來三度  
別這迴白盡老鬢鬢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迴相  
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及公  
捐在於鄂悲計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篇  
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  
詞二首今載於是附奠文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  
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  
所知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哭  
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微之始以詩  
交終以詩訣絃筆兩絕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  
間誰不生死四海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爲  
終天之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

衰翁灰心血淚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  
結無非因集與公緣會豈是偶然多生以來幾離幾  
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  
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尚  
饗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

君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孚字某古太嶽胤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際因  
生爲姜姓暨周封齊分類曰崔氏長源遠派大族清  
門珪組賢俊隼繩濟美斯崔氏所以綿十祀而甲百  
族也隋散騎常侍諱洽六代祖也唐翼州武強令諱  
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預王父也常州江陰令育皇

考也公幼以門蔭子補太廟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  
尉再調改宋州單父尉時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  
宋屠城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感激  
奮發伏順興兵控敗賊徒保全鄉縣拳勇之旅歸之  
如雲方欲糾合貔虎毆誅虺豕京觀群盜金湯一方  
本道節度使竒之將議上聞會有同事者爭功陰相  
傾奪公超然脫屣遂以族行東游江淮安時俟命屬  
吳王出閣領鎮求才撫人常聞公名試以吏事遂表  
請爲宋城尉事舉移假漣水令賞緋魚袋縣政脩轉  
常州錄事參軍糾察課賦浙東採訪使聞之奏授越  
州餘姚令吏畏人悅歲未滿浙西採訪使知之奏改  
湖州長城令長城之理又加於前二邑焉政成秩滿

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興元元年疾歿於宋  
太和五年遷葬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戶部侍郎  
夫人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爲人  
儀表魁梧氣槩倜儻負不羈之才慕非常之功始發  
軀於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稅駕於長城道行而位  
不達善慶所積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  
以學發身以文飾吏以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  
郡領二鎮再釐東土追命上公雖天與之位亦由公  
義方之訓輔而成焉大丈夫貯蓄材術樹置功利鉉  
錕富貴焯燿那家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析子荷相  
去幾何嗚呼崔公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已上  
墓廟得立碑又按喪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

其孫彦防彦佐等奉父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

碑銘曰

天無全功賢無全福旣享天爵難兼世祿矯矯崔公  
道積厥躬大志長略卷于懷中黃綬過寇思奮奇功  
銅印字人躬行古風才高位下步濶塗窮竟戢羽翮  
不展心胷天道有知善積慶終昭哉報施其在司空

大唐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三州僧

正明遠大師塔碑銘

并序

娑娑世界中有釋迦如來出爲上首如來滅後像法  
中或羅漢僧或菩薩僧在在處處出爲上首佛道未  
喪間生其人故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大師實一方  
上首也大師醮郡鄆人世姓暴氏僧號明遠七歲依

本郡需禪師出家十九從泗州靈穆律師受其戒五  
夏通四分律俱舍論乃升講座乃登戒壇元和元年  
衆請充當寺上座明年官補爲本州僧正統十二部  
開元寺北地二百步作講堂七間僧院六所又淮泗  
間地卑多雨潦歲有水害師與郡守蘇遇等謀於沙  
湖西隙地創避水僧坊建門廊廳堂厨廐二百間植  
松杉楠檉檜一萬本由是僧與民無墊溺患旋屬災  
焚本寺寺殲像滅僧潰者數年師與徐州節度使王  
侍中有緣侍中名智興遂合願叶力再造寺宇乃請師爲  
三郡僧正奏乞連置戒壇因其施利廓其規度侍中  
又以家財萬計助而成之自殿閣堂亭廊庖廩藏洎  
僧徒臧獲傭保馬牛之舍凡二千若干百十間其中

像設之儀器用之具一無闕者長慶五年春作太和  
元年秋成輪奐莊嚴星環綦布如自地踊若從天降  
供施無虛日鍾梵有常聲四衆知歸萬人改觀於是  
增上慢者起敬種善根者發心利喜饒益巨能具舉  
若非大師於福智僧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於敬信  
人中亦爲第一則安能大作佛事而中興像教者乎  
故如來所謂我滅後我法傳授於弟子囑於大臣斯  
言信矣師以太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齋時終於本  
寺本院是月二十九日道俗衆萬輩恭敬悲泣備涅  
槃威儀遷全身歸于湖西塼塔遵本教而奉先志也  
報年七十僧臘五十有一始出家訖于遷化志業行  
願道力化緣引而伸之隨日廣大前後臨戒壇者八

登律座者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萬衆江淮行化者四十年或疑是人如來所使羅漢菩薩吾焉知之初大師以功德爲心既成而化侍中以譔錄見託未就而薨今按弟子僧僧亮元素行狀序而銘之嗚呼所以滿大師之願終侍中之志也銘曰  
平地踊塔多寶示現險路化城導師方便繫我大師亦有願像法是弘塔廟是建佛人交接兩得相見法有毗尼象有僧尼承教於佛得度於師宣傳戒藏振起律儀四十餘載勤而行之福德如空不可思議緣合而來功成而去知性不動色身無住示有遷化非實滅度表塔勒銘門人戀慕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鉢塔院主智如和

尚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陀羅尼門有佛頂呪功德事具尊勝經經文甚詳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僧行佛事興建幢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正平人自孩及童不飲酒不茹葷不食肉不見戲年十二授經於僧皎二十二受具戒於僧晤學四分律於曇濟律師通楞伽思益心要於法凝大師貞元中寺舉省選累補昭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繇是行寔高名寔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勅置法寶嚴持院處之居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無虛月使疑者信墮者勤增上慢者退僧風驟變佛事勃興實我師傳授誘誨之力也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終於本院報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萬數具涅槃儀移窆於龍門祖師塔  
陂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闍維法遷柩於奉先寺祖師塔西而建幢焉噫大師自出家至即世前後講毗尼  
三十會度苾芻百千人秉律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  
五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不放逸口無戲論四  
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坐道場以密行傳法  
藏爲東王城十大德首爲南瞻部八關戒師名冠萬  
僧利及百衆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搥無畏鼓降  
內外魔凜乎佛庭之直臣鬱乎僧壇之大將者也初  
師之將遷化也無病無惱晏坐齋心領一童詣諸寺  
遇像致敬逢僧與遊口雖不言心若默別後數日而

化識者異之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當依本  
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  
幢寘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願常在願依幢之塵  
之影利益一切衆生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  
公洎傳法受遺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  
畢師志振輦以居易辱爲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  
年以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託爲記附于真言蓋欲  
以奉本教而滿先願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  
義以一偈贊之偈云

幢功德甚大師行願甚深孰見如是幢不發菩提心

白氏文集卷第七十

銘誌贊序祭文記辭傳凡十首

酒功贊并序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

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納諸喉古之內淳淳泄泄醜醜沉澆沃諸心曾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

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岩隋兵部尚書封昌平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衰毀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寃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登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懇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躁嗾坐公專達作威黜爲江陵士

憂衰毀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寃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登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懇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躁嗾坐公專達作威黜爲江陵士

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  
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  
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  
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  
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  
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  
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  
已志荅君知無何有憚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  
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  
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  
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  
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司司之者幼鰥獨泣憲如

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以導呵揮鞭有見血者  
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  
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  
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  
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  
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春貯水  
雨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饑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  
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  
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  
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  
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  
僕射加轉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

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  
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  
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齟齬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  
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  
氏長女暨諸孤等號護廕妻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  
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  
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  
號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  
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  
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  
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  
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

致若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  
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  
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  
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  
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  
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  
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富貴與  
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  
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  
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  
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

已矣夫

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玄亮字晦叔其先出於炎帝至裔孫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漢初始分爲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洛州司戶參軍贈太子少保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抗揚州司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師妣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夫人公即少師季子解褐補祕書省校書郎越二府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轉殿中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州刺史公既至密密民之凍餒者賑卹之疾疫者救療之齒豁未殞者命葬藏之男女過時者趨家

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謡詠換歛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歛民畜馬牛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爲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息貨易一無所問先是歛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歛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人不飢罷氓賴之如依父母入爲祕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謝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行職舉上召對加金紫以獎之假貂蟬以寵之未幾朝有大獄

人心懾駭勢連中外衆以爲冤百辟在庭無敢言者  
公獨進及雷危言觸鱗天威赫然連叱不去遂置笏  
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上意稍悟容而  
聽之卒使罪疑唯輕實公之力旣而真拜因旌忠臣  
繇是正氣直聲震耀朝右搢紳者賀皆曰國有人焉  
國有人焉公以爲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就長  
告徑遵歸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公濟源有田洛下有宅勸誨子弟招邀賓朋以山  
水琴酒自娛有終焉之志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  
政者惜其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大和七年七月十  
一日遇疾薨于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  
書周行士林聞者相弔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

愛公兼有焉嗚呼公之將終也遺誠諸子其書大略  
云吾年六十六不爲無壽官至三品不爲不達死生  
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已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  
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遷我歿宜歸全于滏陽  
先塋正首丘之義也送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之道  
無忘孝悌吾玉磬琴留別樂天請爲墓誌云爾夫人  
范陽盧氏先公而歿有子九人長曰焜通事舍人次  
曰芻言罕言舉進士次日緩中牟尉其下皆幼稚焜  
等哀毀孝敬號護孀妻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  
葬之禮歸窆于磁州昭義縣磁邑鄉北原遷盧夫人  
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之丁少師憂也退居高郵其  
地卑濕泣血卧苦者三載因病痺其兩股焉逮于終

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高竄謫巴南歿而後歸公先命長男煜護喪歸葬後命劫子聽繼絕承祧自宗族及朋執間有死無所歸孤無所依者公或葬之祭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羣從仰其仁交游服其義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入上等前後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製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公之典密歛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事乎居大諫騎省也忠謹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夙慕黃老之術齋心受籙伏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體顏色冰清玉溫未識耆望之如神仙中人也

湖三歲歲修三元道齋輒有彩雲靈鶴迴翔壇上夕之而去前後致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於遺疏之末手筆題云覽榮斃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解空得証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揔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與公游者三十餘年年老分深定爲執友况奉遺札託爲斯文且慙鄙陋不敢辭讓銘曰  
淦水之陽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載封載樹嗚呼博陵



崔君之墓

唐故漂水縣令太原白府君墓志銘

并序

公諱季康字某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胄比濟五  
兵尚書建之五代孫也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  
祖諱志善尚鑿奉御父諱鱗揚州錄事參軍公即錄  
事府君次子歷華州下邳尉懷州河內丞徐州彭城  
令江州潯陽令宿州虹縣令宣州漂水令歿于官舍  
明年某月某日歸葬于華州下邳縣某鄉某原享年  
若干嗚呼公爲人溫恭信厚爲官貞白嚴重友于兄  
弟慈于子姪鄉黨推其行交游讓其才自尉下邳至  
宰漂水皆以潔廉通濟見知郡守流譽於朋寮才不  
偶時道屈於位而徒勞於州縣竟不致於青雲命矣

夫哀哉公前夫人河東薛氏先公若干年而歿生二  
子一女女號鑿虛未笄出家長子某杭州於潛尉次  
子某睦州遂安尉後夫人高陽敬氏父諱某某官生  
一子二女女皆早天子曰敏中進士出身前試大理  
評事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掌記夫人在室以孝敬  
奉親爲淋女旣嫁以柔和從夫爲順婦及主家以慈  
正訓子爲賢母故敏中遵其教飭其身升名甲科歷  
聘公府以文行稱於衆以祿養榮於親雖自有兼材  
然亦由夫人訓導之所致也夫人以大和七年正月  
某日寢疾終于下邳別墅享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  
啓漂水府君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禮也時諸子盡  
歿獨敏中號泣襄事託從祖兄居易誌于墓石銘曰

繫我叔父漂水府君治本於家事施政於縣民繫我  
叔母高陽夫人德修於室家慶積於閨門訓著庭  
善彰卜鄰故其嗣子休有令聞

序洛詩

序洛詩樂天自叙在洛之樂也予歷覽古今歌詠自  
風騷之後蘇李以還李陵蘇武始次及鮑謝徒迄于  
李杜輩其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  
其所自多因讒寃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  
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  
什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  
矣又有已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  
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

句在人口姓字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  
數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  
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飢寒此一樂也  
大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居二年就領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  
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  
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  
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  
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  
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  
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  
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治世

之音安以樂間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間居  
故集洛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間居泰  
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大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  
序之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

畫彌勒上生慎讚并序

南瞻部州大唐國東都城長壽寺大苾芻道嵩存一  
惠等六十人與優婆塞士良惟儉等八十人以大  
和八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設法供捨淨財畫兜率陀  
天宫彌勒上生內衆一鋪眷屬圍繞相好莊嚴於是  
嵩等曲躬合拳焚香作禮發大誓願願生內宮劫劫  
生生親近供養按本經云可以除九十九億劫生死  
之罪也有彌勒弟子樂天同是願遇是緣亦時稽首  
當來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無量而說讚曰  
百四十心合爲一誠百四十口發同一聲仰慈氏名  
願我來世一時上生

繡西方幘讚并序

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衆生與彼佛有  
緣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圖我像  
至於應誠來感隨願往生神速變通與三世十方諸  
佛不侔噫佛無若干而願與緣有若干也有女弟子  
弘農郡君姓楊號蓮花性發弘願捨淨財繡西方阿  
彌陀佛像及本國土眷屬一部奉爲故李氏長姊楊  
夫人滅宿殃追冥祐也夫範銅設繪不若刺繡文之  
精勤也想形念號不若覩相好之親近也即造之者

誠不得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滅福不  
得不集亦時蓮花性焚香合掌跪唱贊云  
金方剝金色身資聖力福幽魂造者誰弘農君受者  
誰楊夫人

祭崔相公文

維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  
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故相國吏部尚書贈司空崔公敦詩惟公德望事業  
識度操履爲時而生作國之紀若廊匡輔藩部政治  
父母黎元股肱天子斯皆談在人口播於人耳今所  
叙者眷知而已於戲自古及今實重知音故詩美代

木易稱斷金始愚與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面因事知  
心獻納合章對揚聯襟以忠相勉以義相箴朝案同  
食夜牀並衾綢繆五年情與時深及公登庸累分闡  
鎮愚亦去國出領符印徐宣遠部忠杭遐郡鴈去寄  
書潮來傳信無由會合祇望音問未卜後期但敦前  
分余大和之初連徵歸朝公長夏司愚貳秋曹玉德  
彌温松心不凋南宮多暇屢接遊遨竹寺雪夜杏園  
花朝杜曲春晚潘亭月高前對青山後携濁醪微之  
夢得慕業師臯或徵雅言酣詠陶陶或命俗樂絲管  
嘈嘈藉草蔭松枕麴餼糟曾未周歲索然分鑣公又  
授鉞南撫荆蠻報政入覲復摠天官愚因謝病東歸  
澗瀍方從四皓旅守三川時蒙問訊日奉周旋豈無

要約良有由緣洛城東隅履道西偏修篁迴合流水  
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髮甲子同年兩心  
相期三逕之間優游携手而終老焉嗚呼易失者時  
難忱者天既奪我志又殲我賢丘園未歸館舍先捐  
百身莫贖一夢不還鬱鬱佳城茫茫九原嗚嗚簫鼓  
慘澹風烟祖奠遲遲泣涕漣漣平生親友羅拜柩前  
賢人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敦詩尚饗

祭崔常侍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壬子中大  
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祕書監贈禮部尚  
書崔公惟公之世祿家行文華政事播於時論此不  
復云今但叙舊好寫衷誠而已嗚呼居易弟兄與公  
伯仲前後科第同登者四五辱爲僚友三十餘年又  
膳部房與公同聲塵之遊定膠漆之分兩家不幸十  
年以來哀疊所鍾零落殆盡我老君病唯餘二人天  
不憖遺公又即世不登大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  
憤何極居易方屬疾恙不遂執紼遣姪阿龜往展情  
禮此如不祭永痛奈何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  
慟可得而聞乎嗚呼重易平生嗜酒奠筵一酌可得  
而歆乎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磐石銘

并序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  
屬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  
文拆煙碧莓苔有斑麋鹿其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  
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  
夏天牀席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昔余爲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  
中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  
文集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  
矣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  
成六十卷編次旣畢納于藏中且欲與二林結他生  
之緣復曩歲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  
老及主藏僧依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

甚大和九年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  
樂天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  
長老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爲香  
火之社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  
文寘于是院其集也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  
五首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錄一卷在外題爲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  
樓仍請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  
成元年五月十三日樂天記

看題文集石記因成四韻以美之

中散大夫守河南尹賜紫金魚袋李紳

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扇院闌容客讀講倦許僧聽  
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

志銘序

公姓皇甫諱鏞字龢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殷封于  
宋九代至戴公戴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爲皇父  
氏至秦徙茂林改父爲甫及漢遷安定朝那其後爲  
朝那人五代祖珎義資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  
令祖鄰幾賜汝州刺史考愉累贈尚書左僕射太子  
太保妣洛陽賈氏贈姑臧郡太夫人公由進士出身  
補夏陽主簿試左武衛兵曹充宣歙觀察推官轉大

理評事詔徵授監察御史改祕書郎殿中侍御史內  
供奉始賜朱紱銀印充鳳翔節度判官營田副使旋  
又徵還真拜殿內改比部員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  
河南少尹歷太子左右庶子並分司東都俄又徵拜  
國子祭酒未幾謝疾改太子賓客轉祕書監分司又  
就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子賓客轉祕書監分司  
始加命服正三品又遷太子少保分司封安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始立家廟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  
後娶范陽盧氏二夫人皆有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  
曰璫曰珖一女適太原王誼以開成元年七月十日  
寢疾薨于東都宣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皇帝癸朝一  
日是歲十月三日用大葬之禮歸全于河陰縣廣武

原從太保府君先塋以盧夫人合祔焉公自將仕郎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自武騎尉累勲至上柱國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旅食而廟饗祖考封爵被乎身褒贈及乎先官品蔭乎後大其門肥其家儒者之榮無闕焉皆求已稽古之力自致耳公爲人器宇甚弘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於燕遊觴詠之間則其貌溫然如春其心油然如雲也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東洛由是得伊嵩趣愜吏隱心故前後歷官八九凡二十有五年優游洛中笑哂無意得喪窮達與道始終澹然不動其心以至于考終命聞者慕之謂爲達人當憲宗朝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權也從而附離者有之公獨超然雖貴介之勢不能及及仲之夫寵得罪也從而緣坐者有之公獨嗒然雖骨肉之親不能累識者心伏號爲偉人公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七言詩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易辱與公游迨二紀矣自左右庶子歷賓客訖于少保傳皆同官東朝分務東周在寮友間聞知最熟故得以實錄誌而銘曰

賢哉少保令聞令儀金璧其操鸞凰其姿德如斯壽如斯位如斯嗚呼人爵天爵實兼有之廣武之原大河之湄龜告筮從吉土良時封于茲對于茲嗚呼少保之墓百代可知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曲江縣開國伯

贈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志銘

并序



公諱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茂先之後永嘉南遷始徙居于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唐朝贈太常卿諱弘愈公之曾祖也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殿中監諱九臯公之王父也贈尚書右僕射諱抗公之皇考也贈潁川郡夫人陳氏公之皇妣也都昌令仲端以下四人公之兄也監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郡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曹曾景宣進士茂玄明經智周公之子也監察御史裏行楊澥校書郎陸賓虞公之婿也公即僕射府君第五子貞元中進士舉及第博學選登科補集賢院校書郎丁內憂喪除復補正字選授咸陽尉廊坊節度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裏行俄而真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金州刺史度支郎中駱宰相事議出爲遂州司馬移復州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還爲太子賓客再爲左散騎常侍京兆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祕書監勳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封至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四月某日薨于上都新昌里第詔贈禮部尚書以某年八月某日歸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村僕射府君之封域焉公幼好學長善屬文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纂制詔一百卷行於代尤工五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譔先僕射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

禮秉筆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即公之伯祖開元  
中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號爲賢相  
餘慶濟美宜在於公公公其業襲其文而不嗣其位  
惜哉矧公爲人溫良冲淡恬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  
貞諒肅然有正人風在官寬重易簡綽然有長吏體  
爲子弟孝敬爲伯父慈和與朋友信寵辱不驚其心  
喜愠不形於色入仕四十載歷官二十五享年七十  
二才如是祿如是壽如是宜哉居易與公少同官老  
同游結交慕德久而彌篤故景宣等以論譔先德見  
託爲文式序且銘勒于墓石銘曰

在唐張氏世爲儒宗文獻旣沒鬱生我公我公颯颯  
學奧詞雄緣情體物有文獻風慶襲于家道積厥躬  
駿足逸翮天驥冥鴻始自筮仕迄于達官六刺藩  
再珥貂蟬大諫選重尹京才難賓于望苑寵在蓬山  
凡所踐歷皆有可觀終然允臧已矣歸全嗚呼洛郊  
北阡印阜西原佳城一閉陵谷推遷所不泯者令名  
藹然

齒落辭 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狀具矣而雙  
齒又墮慨然感嘆者久之因爲齒落辭以自廣其辭  
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爾俾爾嚼肉咀蔬銜杯漱水  
豐吾膚革滋吾血髓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  
非無齟齬胡然捨我一旦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情

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迴嗒嗒乎雙  
齒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爲  
口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  
君之老矣血衰齒寒輔車斷喙日削月朘上參差而  
而下觚齶曾何足以少安噫君其聽哉女長辭媿臣  
老辭主髮衰辭頭葉枯辭對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  
何嗒嗒獨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  
形君何嗒嗒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爲乎  
嗒嗒於一牙一齒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

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  
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  
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  
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  
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  
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  
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  
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  
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  
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  
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既酣乃  
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

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  
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輿履  
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  
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  
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  
約千餘首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  
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  
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  
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柰  
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致于  
妻子凍餒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  
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設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

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命  
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  
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  
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  
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  
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  
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營啓樂縱酒劉伶  
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  
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  
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  
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豈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  
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

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屬沙門清閒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僉功商主鄧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滿契元惠雅等歲事大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錯以為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

之內轉以輪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

五十有八南閩浮提內大小乘經凡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數與此經藏同於閩浮大

數二十也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緇白徒聚謀曰今功

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

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

為之記僉曰然師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

嚬隨日而集堂有美食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

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曰與苾芻眾升堂焚香

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捷椎唱伽陀授特

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近遠有情

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佻然

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

是經是藏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  
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豈  
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維都請予爲記夫記  
者不唯記年月述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  
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  
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  
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  
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  
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  
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  
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日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卷  
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  
枝派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興放言緣  
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  
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  
三本一本寘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  
于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于蘇州南禪院千佛  
堂內夫惟悉索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  
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  
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上寶聞斯言開成  
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白氏文集卷第七十

白氏文集卷第七十一

碑記吟偈凡九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  
廟碑銘并序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譔先德明著  
後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  
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  
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齊沐祗慄拜章  
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  
有司是歲某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  
事于新廟外盡其物內盡其心三獻百順神格禮成  
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

書于麗牲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  
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某郡太守六  
代祖顯達隨穎州刺史五代祖遷皇朝某某二州別  
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  
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間歷吏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  
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于第一室以  
妣荊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  
難家徙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沉終成都府郫  
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滎陽夫人鄭氏配焉先考府  
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爲人篤於家  
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蒞之所有善政

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仕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  
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尙  
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  
命六告身涇澤壘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暨晉  
陵府君咸善積于躬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  
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下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踴  
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  
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  
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  
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娶夫  
人裴氏無子早卒洎叔父兄妹之殯  
咸未歸祔各處一方公在斬縗中親護九喪匍匐萬  
里及期襄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



事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爲表率憲宗嗣統  
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  
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  
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戮  
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  
節者以爲準程朝廷嘉之爲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  
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選中  
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  
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旣而望屬台衡朝當晏駕時  
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爲滁壽二州刺史大  
凡公之爲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  
言爲先故有盜奔獸依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功  
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爲急故有摘  
奸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知汴難理乃授鉞鉞俾  
鎮綏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徂亂徼利積習生常  
公旣下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  
懲勸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肅然丕變薰然  
大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災却飛  
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  
之民其爲殢乎其爲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  
征鎮淮海爲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  
青光祿大夫揚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  
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軍門不擊拆里巷無犬吠  
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篋醪遞道

攀錢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襦袴之惠及其幼雞豚之養及其老又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變化移膏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顯顯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散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爲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上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邗令順孫祗享盡恭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坐公坐翼翼齋嚴諒直爲子爲臣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授侯伯纛鉞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坐裕無極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連汀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爲名也前不知幾千萬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爲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屬災潦荐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

載萎蕪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  
渠濬二池對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洎遊  
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  
白蘋亭介二園闕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  
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  
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  
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  
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  
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  
閩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陽楊君緘書賫圖請予  
爲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觀縷槩槩十不得其二  
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  
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實柳守濫解之  
公推輪之楊君繪素之三賢始終能畢事矣楊君前  
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興利若改  
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政成故居  
多暇日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槩三者旋相爲用豈  
偶然哉昔謝柳爲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龔黃  
爲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槩兼而有者其吾友楊  
君乎君名漢公字用又恐年祀久遠來者不知故名  
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幘記

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  
世界號極樂以無入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

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  
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  
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  
掌必先嚮西方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先念阿彌陀  
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  
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  
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  
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見在未來佛  
多矣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  
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  
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  
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  
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聯  
屬圍繞樓臺妓樂水剎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  
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  
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  
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  
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  
隨願往生從身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  
欲重宣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諸苦願如老身病苦  
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畫彌勒上生幀記

南瞻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

年老病風因身事苦遍念一切惡趣衆生願同我身  
雖苦得樂由是命繪事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彌勒  
內衆以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  
一贊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本願  
云何先是樂天歸三寶持十齋受八戒者有年歲矣  
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發願願當當來世與一切衆  
生同彌勒上生隨慈氏下降生生劫劫與慈氏俱永  
離生死流終成無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所以表  
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也慈氏在上實聞斯言言訖  
作禮自爲此記時開成五年三月日記

###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

事具前記迄今七八年矣

有佛像有僧徒而無經

叔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

闕一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  
軸者數百卷秩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  
之亡者補之稽諸藏自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  
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  
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爲經  
藏堂堂東西間闢四窓置六藏藏二門啓閉有時出  
納有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  
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大幡  
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洎供養之器咸具焉合爲道場  
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  
成以香火爨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養之與

間振源濟劉操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贊嘆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部經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平盈耳哉忻忻乎滿願哉尔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游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卷合爲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

綺語之過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堂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坐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易樂天記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并序

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疑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之法曾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

而父事印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動爲體以妙然不  
空爲用示真寂而不說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師  
旣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洛與俗人有緣用開六壇  
僅三十載隨根說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網振惑箭  
漸離我人相者日日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發菩提  
心者時時有焉其餘退惡進善隨分而增上者不可  
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惱病中師爲醫王乎生死海  
中師爲船師乎嗚呼病未盡而醫去海方涉而艦失  
粵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是  
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傳  
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間糺門徒合財施與服勤  
弟子志行等營度相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

東若干步空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  
得心要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儼在洛道益在鎮知  
遠在徐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威在岫雲貞在慈雲表  
在汴歸忍在越會幽齊經在蔡智全景玄紹明在秦  
各於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鍾鳴吼龍象蹴蹋斯皆吾  
師之教力也不其盛歟衆以余忝聞法門人結菩提  
之緣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  
伊之北西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舊塔會公  
新塔照公亦如世禮祔于本宗

不能忘情吟

并序

樂天旣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  
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

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  
者駟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經物中將鬻之圉人  
牽馬出門馬驤首反顧一鳴聲音聞侶知去而旋戀  
者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孌有辭辭具下辭畢泣下  
予聞素言亦愍然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  
飲一杯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  
長也凡二百五十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  
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  
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  
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主乘此  
駱五年凡千有八百日銜縶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  
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  
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  
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  
去無迴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  
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嘆仰而  
吟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閨吾  
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藉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  
肉弃騅兮而別虞兮乃日素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  
我姑酌彼金壘我與爾歸醉鄉去來

六讚偈并序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來世讚  
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



相去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世張本也

讚佛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爲天人師故我禮足讚嘆歸依

讚法偈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偈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偈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清善根首利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偈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求其相中間内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偈

煩惱願去涅槃願任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願我得親寂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取後供養受苦提記

佛光和尚真讚

會昌二年春香山寺居士白樂天命續以寫和尚真而贊之和尚姓陸氏號如滿居佛光寺東芙蓉山蘭

君因號焉

我命工人與師寫真師年幾何九十一春會昌壬戌  
我師尚存福智壽臘天下一人靈芝無根寒竹有筠  
溫然言語嶷然風神師身是假師心是真但學師心  
勿觀師身

醉吟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  
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檢校都  
官郎中王父諱鏗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夫諱  
季庾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  
右僕射先大夫夫人陳氏贈潁川郡太夫人妻楊氏  
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

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弘謩三姪長曰味道廬  
州巢縣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參宣次曰晦之舉進  
士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  
文累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  
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  
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  
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傳於家又  
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為  
白氏六帖行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  
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  
知也故不備書大歷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  
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道里私

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于華州下邽縣臨  
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啓手足之夕語其  
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  
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  
送以車一乘無用鹵薄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  
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  
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樂天生天地中  
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  
去何緣吾性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  
可又何足狀戀乎其間

白氏文集卷第七十一

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

陶穀述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洛書曰王者之瑞則圖之  
世稱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蓋後之學者若羣鳥之  
宗鳳凰百川之朝滄海也秉筆之士由斯道而取位  
卿相者十七人焉得不謂法施於人耶王者之瑞耶  
饗廟食畫雲臺可矣矧山椒遺像乎陟彼高岡慷慨  
前事松凋宰樹簫瑟古埏之上伊注逝川潺湲荒祠  
之下歲月未積棟宇將壞考其由中和初黎民經之  
而弗勤詢其制長興末秦王修之而弗至人神玄感  
屬在興運今居守左相太原武公自許下之撫三川  
也登鄠坂望太室且曰茲邑也周公測景之地土圭

在焉吾當正厥躬臨甸民以報 天子既下車闢汚  
菜以實倉廩寬獄市以處豪猾繇是十一之稅均三  
千之條省暇日巡魏闕過天街又曰茲地也成王定  
鼎之郊王氣猶屬吾當尋舊地舉墜典以壯皇居遂  
上章法象緯以嚴端門構鴻梁而跨洛水繇是知拱  
辰之位肅朝天之路通三載陟明我無慚德廣順三  
禩歲在癸丑暮春之初予因芟除入洛獲謁拜上公  
趨魏絳之庭金石在列入亞夫之戶檠戟生風初戟  
我以升降視之禮也復接我以酒獎觀予志也始三  
揖而進終百拜而退既予旋軫相訪政事對曰河橋  
破虜之勲有京觀在滹水禦守之略有金湯在雖三  
尺童子盡能知之予無可述因以白公影堂爲說公

曰我武臣也惟干戈是執昧俎豆之事幸爲我序白  
氏正績及修葺之義俾後之聞者足以勤爲善而嚮  
令名是吾志也雖百金不恡矧土木乎予曰彼白公  
服則儒士也位則文人也當官隸事烈有丈夫志祇  
於批逆鱗刺權幸塞左道履平坦鎮陽拒命也指中  
人爲制將救日月之蝕則戰士心悅武相遇盜也責  
京尹討賊犯雷霆之怒則奸臣股慄杭州救旱因農  
隙而積湖水龍門通嶮出家財而鑿八灘著策數十  
篇盡王佐之才有文七十卷導平生之志向使得其  
位而且久行其道而不疑以憲宗之神武可繼文皇  
也元和之刑政自同太宗也必當華夏宅心上東封  
之書蠻夷屈膝納藁街之貢豈直擒吳定蜀平一蔡

州而已哉言粗畢公聳身長揖而言曰異乎惜之所聞若此則白公之才美寔輔相之英者豈徒丈夫耶子其行矣予果得修之予歸朝未再旬邸史捧公書相授具報訖事穀乏口有加之性懶蟠柅拂漢非尺筮可量直以與公問答疏之如石別州貞石以俟能者廣順癸丑歲七月十有二日記

白氏文集後序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暹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會昌五季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今歲四月從杭人王綏珊家得元氏長慶集越  
兩月復得白氏長慶集延津之劍終合不可不謂  
幸事然白集文字頗有漫漶較之元集實覺  
遜色而索值反昂且堅不獲已終以善價易鍊  
白集宋刻世亦罕見明刻則以錫山華氏蘭雪  
堂活字本為佳他日當求而勘之以彌缺陷庚  
寅七月十二日祖同記



